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五十八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　　宋　衛湜　撰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

鄭氏曰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小大豐耗謂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也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

出謂所當給為祭則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

一

孔氏曰自此至以樂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用地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地小年耗則制用少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每年所入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

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鄭註出謂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賔客及民人也為謂為造國家器物也知祭用令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為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考工記云以其圍之仂捎其藪彼註仂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十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

内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
一歲經用之數也
崔氏曰通三十年當有十年之蓄下云有九年之蓄
者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為一年故唯有
九年之蓄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以前天下無兵也莫非卒伍其民
以為軍師以守邦土是以欲固其國者先保其民什
一之法行則其民有以自養也水溢凶旱頻年荐至

民闕其食則國有九年之蓄所以保民而固國也用

地小大者欲知萬民多寡之實也視年之豐耗者以

裁國家費用之宜也通以三十年所入之數則豐耗

在其中矣即其通數以為禮制則三十年之內雖有

凶荒而國用亦不匱矣又有九年之蓄在外所以防

大凶災保育其民者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

存乎冡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少之數也然國之用

資於財財之成繫乎歲歲之功見乎末故制國用多
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之功見乎末猶木實
成乎杪五穀即黍稷菽麥稻也先後固不齊矣故必
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歲之杪則五穀皆入
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貨之用制之者以五穀為之主
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而所出之物多則
由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乎年之耗故
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年之豐耗將以制

國用故也耗減也上曰歲下曰年者歲之杪主時言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故也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則不必期也亦見曲禮歲凶年穀不登觧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之豐耗以為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為期者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於歲之杪此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為比年之常法則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以為出者量三十年所

入之多少為叱年國用之節也

馬氏曰冡宰者以位言之則處於六卿之上故謂之冡冡者以言其髙之極也以職言之則主天下之事故謂之宰宰者以言其主也葢歳之杪者萬物以成方此之時而九賦皆入焉故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必在於九賦之後也國之用則在於財而財之所出則在於地地之所生則本於天時地之所出有多寡而天時之所成亦有多寡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

耗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以為常也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而以為變也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喪祭居其二焉故王制止言喪祭者舉其重者而言之也喪則用三年之仂祭則用數之仂何也蓋祭則有常典而喪者出於非常之變也出於非常之變故喪三年則不祭非特哀有所隆而祭有所不暇也抑亦見財費之不可無節國之用非止於喪祭而以喪祭為重

山陰陸氏曰詞閒容之有不必也冡宰制歲之用以其餘歸於此謂之㣙㣙若卦之㣙

四明沈氏曰古之理財者論天而不論人圖遠而不圖近今之理財者立為一定之法而不計天時之如何以無常之天時而應有常之供賦民何得不窮哉圖於目前不暇給之計而不計後日水旱之如何以不可測之水旱而處以苟簡倉卒之調度國何得不困哉此冡宰所以待歲之杪而始制國用而不敢立

為一定之法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而不敢止為目前之計也

講義曰用地大小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見故可以觀年之豐耗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之制國用不為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變者故為法也必於歲之杪蓋歲杪則五穀皆入可以視其所入而為所出也又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

之蓄然後計見在之數以為用度之法豐不使之有餘耗不使之不足曷嘗有定法哉如此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飢餓者此也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敢略於神也喪用三年之仂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略乎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鄭氏曰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蹷也紼輴車索也喪大事故用三歲之什一暴猶耗也浩猶饒也不奢不儉常用數之仂也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

孔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

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鄭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内則亦祭之故曽子問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不須越紼蓋五祀宫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杜預註春秋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

四時常祭三年大祫則同於吉與三年不祭違者禮記後儒所作不與春秋同也物被殘暴則虛耗故鄭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云猶饒也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泛溢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河南程氏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昝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昔者當英宗初即位有人以

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横渠張氏曰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是未葬未葬則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禮有緦不祭之文方祭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

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服

藍田吕氏曰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也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

故多疑於此

新安朱氏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

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不可　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其禮甚簡以墨衰行事

山陰陸氏曰不祭謂宗廟禰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是之謂越紼若五祀盖亦不廢不足則取之或暴用之不竭浩也國非其國言如此國非人之國矣

長樂劉氏曰以三年之仂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嚴陵方氏曰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盖扐者指間也揲着而四分之奇

則歸之於指閒故也此所謂仂亦四分之一爾數之仂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仂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仂喪之用䟽而多故用三年之仂亦各稱其宜而已喪三年不祭則不以吉事干凶禮也唯祭天地社稷則不以所親廢所尊也

馬氏曰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凶年則用凶年之仂豐年而加於仂之外則謂之奢

凶年而略於仂之内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也預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為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葢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說者以為三十年為一世三年耕

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食日舉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李氏曰魯莊公冬大無麥禾臧孫告糴于齊傳曰古者稅十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明王制民之產業上地食九人而準之以七人故三年耕而

有一年之食九年耕而有三年之食夫欲九年之蓄而以三十年之耕常以其有餘計之此補不足之道也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亦謂是與故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先王之治田蕩之以溝均之以遂足以禦凶旱舍之以列寫之以澮足以禦水溢而猶恃九年之蓄者待天災之盡也先王備水旱者具矣而猶有水旱之患蓋天時不可知雖先王

之備法有所不免也民有菜色可謂民可以食鮮可以飽之時也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美蓄積之多也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上

長樂陳氏曰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

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盖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可以饗備味聽備樂故饋食用六榖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器齊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其舉備味如此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鍾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

間歟 樂書

金華應氏曰此言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盖雖一飯之項而不忘乎民也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鄭氏曰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

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孔氏曰自此至不祭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

亦不生矣鄭引春秋傳隱元年左傳文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同在方岳之盟同位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也左傳云大夫三月士踰月而此總云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其殯日之義已具上曲禮疏

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

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于其族固有小大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者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罔有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為位服於其國而遣卿以會葬同軌之內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

所以極四海之哀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為賓也同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為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山陰陸氏曰雖同是三日三月大夫數來日士庶人數往日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

鄭氏曰縣封當為縣窆至甲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

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不樹甲無飾也

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

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

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

金革之事無辟也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

祭之牲器

孔氏曰鄭知封當為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

窆謂下棺士雖無碑猶有二繂庶人賤唯縣繩下棺

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止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許慎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又釋癈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此等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若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鄭引周禮是家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為爵

也彼註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檀弓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葢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鄭註貳之言二上貳是副二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也盧植觧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

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也而鄭云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

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鄭

云奠者自吉祭之奠耳

嚴陵方氏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揜坎之封有所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即揜坎之封也若禮器言丘封之大即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土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禮衮多借卷字有卷龍飾故也徧多借辯字徧而後能辨故也釋多借舍字窆多借封字釋之則舍窆之則封故也然則凡字雖借蓋亦有義

焉言達於庶人不言自天子達異於三年之喪也三年之喪不言庶人不爤

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為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喪不貳事以其不可奪親也魯葬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為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為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祭雖

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而其尸服則以士服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臨川王氏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為句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謂棺椁衣衾之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

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鄭氏曰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大祖謂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大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是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

廟庶人祭於寢適寢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鄭

註知七廟唯周者據禮緯稽命徵及鉤命決為說也

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

諸侯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

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

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

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

廟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鄭註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大夫之大祖則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

之故云別子鄭引大傳證此大祖是別子也鄭註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遠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此三事皆始爵者又鄭荅趙商云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

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大祖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大祖也此大夫三廟

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卿即大夫總號也案祭法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鄭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鄭又知諸侯中士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之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

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河南程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則猶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橫渠張氏曰七廟之祖聚於大祖者此蓋有深意以

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出之因是而祧用意宛轉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大祖若大夫安得大祖廟數以親數又況主祭自有宗子此言蓋為世祿之家發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廟七即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故也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又無廟故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故也庶人則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

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大祖之廟創業之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為六者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緦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絶故止於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三廟合於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毁之

禮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有祧說者以為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七廟見於祭法者明甚鄭氏獨以為周制而為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全無所據蓋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總數也自考差而上之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高祖止矣高祖而上不可考曰祖考廟者大祖廟也故謂之祧稱

二祧焉合而言之為七廟分而言之則廟有五而祧有二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餘見祭法

長樂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禋於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為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

祭於寢而已　又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於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

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
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
是禮以義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
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
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
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之二祧親廟
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内是臆說也孔氏
疏諸侯五廟謂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得立五廟

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
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五廟無是理也又鄭荅趙
商謂五廟為殷制故雖非諸侯之别子亦得立大祖
之廟周制别子為大祖若非諸侯之後雖為大夫但
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大祖
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
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
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

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矣　又曰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毁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卒哭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盖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邪則毁昭廟始死者穆邪則毁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

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山陰陸氏曰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其序如此所謂率親等而上之者也即言士二廟亦何嫌於降殺以兩不及也　又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

張璪何洵直謂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左者不可遷於右右者不可遷於左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是亂昭穆之名此說非也苟為昭者不復為穆為穆者不復為昭則是昔常事父為之子者今雖有子不得為父苟復為父則以為是亂父子之名可乎　又曰大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大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此七世也其後穆王入廟王季

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或以左傳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號仲號叔王季之穆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又以書稱穆考文王乃謂文王世次居穆武王世次居昭王季親盡而遷則武王入王季之廟為昭文王仍為穆康王入武王之廟為昭成王仍為穆穆王入康王之廟為昭昭王仍為穆即是

觀之子復為昭父更為穆尊卑失序亂昭穆非禮意竊以為世次與廟制不同世次無遷法而廟制親盡則移葢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無遷法故自不窋為昭鞠陶為穆推遷而下王季當昭次文王當穆次故左傳以世次推之則昭生穆穆生昭而大伯虞仲管蔡郕霍於周為昭號仲號叔邘晉應韓於周為穆杜預所謂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是也王者世次雖歷無窮而廟祀七世禮

有迭毁如王季親盡而遷則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
弗與王季對而對武王則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
廟成王今弗與武王對而對昭王則父道在成王昭
王宜居穆廟豈可不即七廟分定昭穆而欲放先儒
遠攀世次令文王廟常為穆武王廟常為昭乎盖王
者廟事七世以事生之禮事之至其去祧為壇為墠
則與事生異矣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
廟次昭穆與世次異矣且禮緣人情而作父昭子穆

其亦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為之穆對子則身為之昭故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左左者今右矣至於酒誥所謂穆考文王則如詩之昭考烈考云爾或者又以檀弓云明日祔於祖父則孫從王父之位亦毋壓尊何以無嫌竊以為不然盖祔廟與遷廟異故周卒哭而祔練而後遷廟練與卒哭相去甚遠何以證遷廟之法且穆王初祔未練則王季未遷昭穆未動與祖昭穆同班則祔於康王之廟所謂祔於祖父

也祔於祖父則非專其廟而襲其處自無壓父之嫌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以孫與祖昭穆同如王季既遷文王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者也周官小宗伯既掌辨廟祧之昭穆小史又掌奠繫世辨昭穆則明世次先後與廟祧之昭穆異矣至於大祫遷廟之主陳於大祖未遷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則自大祖以來祧主咸在其昭穆即依世次與七廟常祀昭穆不同故小

史又曰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爼簋也説者以為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王季雖遷而廟中常祀尚用不窋以來世次則昭穆一定何必辨而敘之唯其遷易不常故使辨而敘之也説者又謂劉歆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先儒以為孫從王父之位則是以為孫居王父之處則非矣故記曰殤者從祖祔食盖王父在廟其孫從之非謂入其廟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是不然也

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此言祖孫可以並令則知與遷法王父去祧孫襲其廟異矣且孫從王父之說本施於祔故禮曰從祖祔食至於迭遷則王父去廟而孫襲王父之廟則祖自於彼孫自於此不得謂之從也說者又謂廟次以子代父古無此理亦已惑矣王藻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以子代父理固然矣孰曰廟次不得以子代父乎儀禮將旦而祔此祔廟之法也非關遷廟也禮記祔葬者不筮宅祔

必以其昭穆此祔葬之法也非闕遷廟也又曰殤者從祖祔食此祔祭之法也非闕遷廟也又曰殷朝而殯於祖此殯之法也非闕遷廟也然則孫從王父皆以祔祖而言則與遷廟異明矣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故有事於大廟則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子或壓父尊卑失敘豈所謂不失其倫者邪

何氏洵直曰案古者宮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

而不以子代父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孫為昭曾孫為穆玄孫昆孫復為昭來孫仍孫復為穆謂之昭穆通於存亡居昭位者不可遷於穆行居穆行者不可入於昭位本之於經質之於傳驗之以先儒之說根據盤互枝連葉貫論議符合如出一人請得條別而陳之夫禮常以孫從王父何哉以世次言之則昭穆偶爾相值故學者以為祖孫同班又曰於義一體以禮趣求之蓋數始於一立於二成於三故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而人之族屬至於三則備矣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鄭氏以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先王於此别恩義等親疏而服制皆起於是焉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以氏族言之則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是以禮有三本而先祖為類之本此孫從王父之義也何謂宫寢宗廟皆以孫居王父之處曰春秋書髙寢路寢小寢何休曰父居髙寢子居路寢孫從

王父母䟽義謂孫死亦從王父母是殯於其宮之西
序矣殷則殯於祖廟之兩楹間設朝而殯於祖是也
及冢人辨其兆域則以昭穆為左右至卒哭明日又
各從其昭穆祔於祖父女子則祔皇祖妣婦則祔皇
祖姑故曰以其班祔以士大夫為言若祖爵尊則祔
於諸祖父為士大夫者若無可以祔或王父母在則
越曽祖一世當為壇而祔高祖若又無可以祔則越
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記所謂亡則中一以上

而祔必以其昭穆者也以諸侯五廟為言祔祭既畢則主復於殯宮之寢如既祫主還其廟然也練而后遷廟於是以始祔之孫入王父廟以王父入高祖廟以高祖之主藏於大祖廟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孔穎達曰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以其高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祔入高祖廟其新

神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遷廟以孫代王父取其昭穆相當所以壞祖與高祖廟而不毀曽祖廟禰前漢劉歆之論最博而篤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今之説者曰祔廟與遷廟異是不然也至祥禫既終而合食於祖則室中之位大祖西方東向大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大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差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下逹於禰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王肅引賈逵說

吉禘於莊公曰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是也雖祭殤與無後亦以孫從王父記曰從祖祔食蓋曰自祭於殤在於父廟祭無後兄弟當就祖廟祭無後諸父當於曾祖廟各從其班也祭成人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皆衣其祖之遺衣服而坐於祖主之左然於祭者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故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子不可以為父尸以其異昭穆而祖孫則同耳祭統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謂同

宗人皆來助祭也又曰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賈公彦曰昭穆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父行為昭子行為穆孫行還為昭曾孫行還為穆就昭穆中各以年長者在上幼者居下故云齒也夫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為尸及賜爵以其班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義據明白有如日星說者謂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身為之穆對子則身為之昭其意以為廟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

徙無常位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殊不知廟次與世次一也廟次雖遷唯昭穆之班一定不移祖以傳孫孫以傳子縱歷百世其當為昭當為穆者未之有改也如武王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至襄王之世凡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八國文王之子文王於廟次世次皆當為穆故謂其子云文之昭也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襄王之

世猶謂之昭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與廟次世次皆當為昭則謂其子曰武之穆也至於宫之奇謂大伯虞仲為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為王季之穆與此同意夫文王大王其子對父皆稱昭曰文王之昭大王之昭武王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曰武王之穆王季之穆其為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為定班而廟次世次未始異也書曰七世之廟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書言世而禮

言昭穆則世與昭穆無不同之理説者引魯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知廟次昭穆與世次異臣以為不然工史所書者帝繫世本之屬宗祝所書者几筵表著之位自其譜諜則謂之世據其班秩則謂之昭穆此離而言之者也又楚語曰宗廟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則廟次昭穆果與世次不同乎經傳之言既然矣觀先儒之論則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杜預曰穆生昭昭生

穆漢帝詔曰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為義一體顏
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
鄭氏曰周以文武為二祧藏遷主文為穆祧為昭主
武為昭祧為穆主此先儒論昭穆一定不易皆與經
合但祭法遠廟為祧而鄭氏以文武為之蓋非是也
說者曰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自右而
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必如此言則世
次廟次常以子代父古無此理又曰王季既遷文王

居昭成王昭王次焉武王居穆康王穆王次焉所謂孫與祖昭穆同臣謂此非禮意何者葬與祔祫皆以孫從王父其無祖可祔者必中一以上祔於高祖論其為尸則抱孫不抱子是昭自昭班穆自穆班故曰孫與祖同若謂祖遷於上則孫與玄孫皆次之昔以為穆今復為昭昔以為昭今更為穆以葬位祔位祫位尸位觀之皆顛倒失序是徒知有昭穆之名不知有昭穆之班何所謂孫與祖同故曰此非禮意竊嘗

以為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據迭毀為言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此據定體為言也迭毀者言乎其動也言乎其動則云三昭三穆而孫代王父之意寓於其中矣定體者言乎其常也言乎其常則云考與王考至於遠廟去壇而墠遷祖遞位之義亦不外是矣祔與遷廟雖非一時然均名昭穆豈有二

位祔則孫從王父合食遷則孫常與祖相代者入其廟而襲其處如劉歆王肅之論是也既生居王父之寢沒則殯於其宮之西序葬與祔祫俱從祖列至其為尸亦襲祖之遺衣服而坐於其主之左助祭賜爵各以昭穆序以受氏命族又以王父之序是無所不用其班何獨遷廟則以子代父而亂其班乎說者又引適子冠於阼為證蓋亦不類記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明其代父傳重其堂祖統昭穆相代也

又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謂之祖則一而大以昭穆媲焉則二而小一而大者無對故其位居中而不以昭穆居之且世世不毀二而小者有對故斷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至親盡則迭遷后稷為周祖其子不窋曰昭其孫鞠陶曰穆周公為魯祖其子伯禽曰昭其孫考公曰穆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者天也昭居左為

陽穆居右為陰以三昭三穆言之則一為昭二為穆三為昭四為穆五為昭六為穆一三五者陽竒之數也二四六者隂耦之數也自一世推而至百世皆然昭者有昭班與陽竒同類穆者有穆班與隂耦同類故葬與祔祫必以孫從王父葢神得同班同類則為安也昭之王父以昭孫為尸穆之王父以穆孫為尸葢神得同類則憑依之也夫竒耦為定數左右為定位昭穆為定班若曰右者可移之左左者可移之右

猶陽奇有時為耦陰耦有時為奇班類顛錯尊卑失序矣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是葬位有昭穆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位有昭穆大祫室中大祖東向昭南面穆北面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是祫位有昭穆孫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是尸位有昭穆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大夫三廟一昭一穆是廟位有昭穆

葬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祔可知也祔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祫可知也祫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尸可知也尸位之昭穆一定不移則廟可知也葬位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五者均謂之昭穆豈有二義哉在葬位為昭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為昭在葬位為穆則於祔位祫位尸位廟位俱為穆今之說者曰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對父則為穆對子則為昭故有在廟位為昭而於祔位祫位為穆在廟位為穆而於祔

位祫位為昭失禮意矣王季之時以大王為穆至惠
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穆文王之時以王季為昭至
惠王時歷十八君而謂之昭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
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
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於廟次世次為穆故謂
其子為昭王季於廟次世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武
王時廟次以文王為穆康王時廟次以武王為昭至
襄王之世亦謂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

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侯獳又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襄王距文王之時無慮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逺魯定公四年衛大夫祝鮀之言猶曰曹文之昭晉武之穆繇此論之昭常為昭穆常為穆雖百世無易也始祖之位定則昭穆從而正始祖之位不定則昭穆從而不正漢以大上廟主瘞於陵園而悼皇考序於昭穆是高皇帝以有功加其父史皇孫以旁支干大統有以

知漢之昭穆不正也唐以景皇帝為大祖而上有獻懿二祖貞元中用陳京議遷獻懿於別廟而景皇帝正東向之位有以知唐之昭穆不正也漢唐猶然又況晉隋五代之末造乎祖位定而昭穆正者殷周與本朝是也

張氏璪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

王何也葢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為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為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大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葢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為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為穆故廟

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而文王復為穆武王更為昭則是一身既為昭矣又有時而為穆既為穆矣復有時而為昭不惟亂昭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祔祭入廟為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於廟次獨不然乎

新安朱氏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

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或問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宫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宫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

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

深遠故謂之穆盖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
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
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
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説有
明文矣盖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
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
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
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

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

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内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髙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髙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曽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壊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説者以為將納

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

為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

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為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

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生也異宫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宫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别室而其臣子不

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大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

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宫别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没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茍從則

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慼異端狥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㞙其事而嗇

其傳邪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謂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又云大夫自無大祖荅曰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大祖或云此春秋時世卿不由天子都没理會荅曰非獨春秋時如詩中說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

人到宣王時為大祖不知古者世禄不世官之説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語錄　又曰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大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又曰孫毓云外為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不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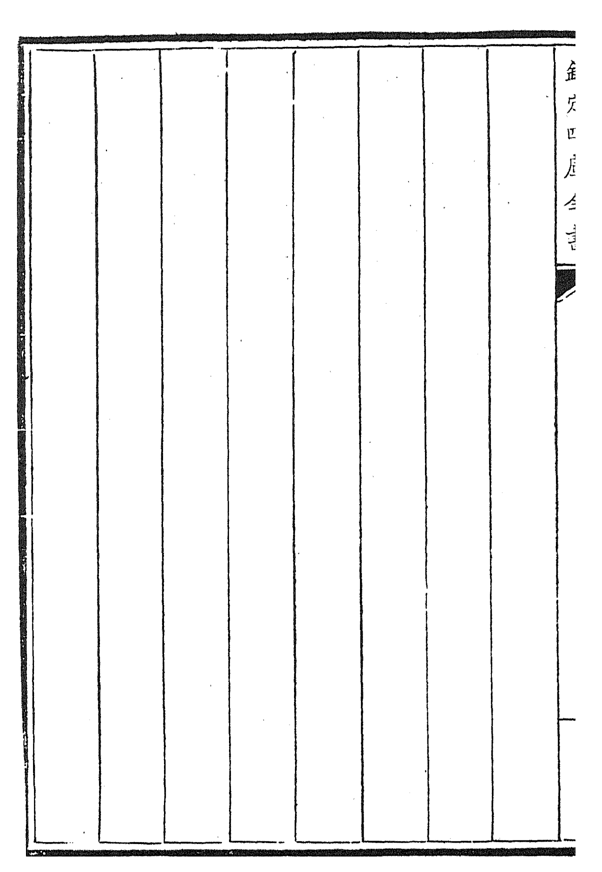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三十

謹案第五頁後一行詞間容之有不必也句疑有誤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又况主祭自有宗子刋本主訛祖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文武之二祧親廟四而已刋本之訛而今改

第五十一頁後六行又如季氏之徒刋本季訛李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宋　衛湜　撰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

孔氏曰自此至地者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礿薄也春物未成其

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嘗之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又烝進也進品物也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註云禘宜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註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已見郊特牲註故略之也鄭知周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知以禘為殷祭者公羊傳

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禘為殷祭殷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是文王天保之詩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礿後祠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太王王季也長樂陳氏曰礿禘以飲為主所以順乎陽烝嘗以食為主所以順乎陰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此殷祭也殷以長發為大禘言大以見小則夏禘小禘也郊特牲

祭義言春禘蓋夏禮也

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礿以飲爲主而養死者之陽氣故春則謂之礿而禘必於仲夏而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審諦昭穆也故夏則謂之禘嘗以食爲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則謂之嘗烝衆也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此虞夏之制也而周則變礿而爲祠變禘而爲禴而禘則謂之大祭故周官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而詩序亦曰雝禘大

祖也

山陰陸氏曰春祠夏礿秋嘗冬烝正也春夏以飲爲主審諦之時也春可以謂之礿亦可以謂之禘夏可以謂之禘亦可以謂之礿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王制曰春礿夏禘是也祠品物少文詞多春之事而已故夏未有言祠者凡此三代共之先儒謂周曰祠誤矣且方言祭又不備舉祠不足言也故禮言春礿夏禘禘言道嘗言物故禮言春禘秋嘗詩曰禴祠烝嘗

稱祠者四時之祭備舉不嫌也大司馬言享礿不言祠言享烝不言嘗亦以其盛者言之

虙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亦言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曰春曰礿夏曰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礿夏祭曰禘又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

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說以春礿夏禘為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文可據蓋康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氏釋之曰禘當為礿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礿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為礿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以意求之周官所言春祠夏礿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礿夏禘此殷之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之禮

也何以知之記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而秋嘗而先之以享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則為夏禮非殷禮也春禘既為夏禮則春礿自得為殷禮矣

江陵項氏曰一歲四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毀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之薦耳三歲一祭曰祫所以待既毀廟

之主自天子至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太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蓋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鄭氏曰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視三公視諸侯視其牲器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若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孔氏曰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鄭註

無地祭三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戸竈中霤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五祀為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别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差等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别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也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

小者視子男鄭註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
非謂尊卑也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享禮九
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飱四牢享禮七獻豆三十
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飱三牢享禮五獻豆二十有四
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又侯
伯無别三公與子男同今王制則三公尊於諸侯夏
傳則伯與侯别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强解
此王制所陳多是夏殷之制夏傳所説亦非周代之

禮則鄭所註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以夏傳言之則侯是侯爵者非五等諸侯也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禮器云齊人有事泰山又云晉人有事於河是也

秦溪楊氏曰舜望秩于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重輕耳註疏拘於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

于不可强解不必然也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

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為祀典有功于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于民而民之取材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子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内之主唯

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則祭之

講義曰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于南郊祭地祇于北郊也諸侯祭社稷謂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也大夫祭五祀謂祭司命中霤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矣月令則戸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也曲禮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夫祭五祀以别于天子諸侯故釋者與祭法同

山陰陸氏曰三公坐而論道諸侯朝宗者也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山川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為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吾禱祝之實而交乎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字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字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强為之雖百拜而祈備物

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新安朱氏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个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語錄

又曰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

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氏曰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絶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黄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内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絶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之祭法夏后氏禘黄帝而

郊鯀禮運杞之郊也禹也殷滅夏必不郊鯀必應封夏後但不知名杞與否至周封夏後于杞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晉侯夢黄熊事見昭七年左傳晉侯有疾夢黄熊入于寢門韓宣子問子產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或者未之祀也據傳意謂晉為盟主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鄭引之者以證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

之

石林葉氏曰亡國絶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舉然先王興滅繼絶而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廬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内因古先聖哲所居之地若晏子云爽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之因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鄭氏曰禘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礿禘嘗烝必廢一祭礿禘互明禘礿文也禘一禘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唯犆為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也鄭註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曰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云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以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

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祫也皇氏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今鄭註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于秋于夏于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註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通僖公死

之年爲三年也註謂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案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皆八年禘者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宫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註謂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自爾謂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内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

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二年為祫三年為禘皆祫在禘前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為大祫為小鄭不用逸禮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與祫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為三

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註謂虞夏之制者雖明諸代不專殷也又春礿註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闕一時之祭此從南方始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各廢一時耳餘

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礿犆者諸侯降于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唯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也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諸儒約春秋為之

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註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諸侯礿則不禘以下亦縁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

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又以諸經書之文證之並無説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犆礿諸侯礿犆而春祭皆無祫何也礿以飲為主祫以食為主故天子諸侯春祭皆無祫天子祫禘是有祫有禘也諸侯禘一犆則不祫一祫則不禘何也方夏之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各正

其位故諸侯夏祭則殺于天子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是先大祭諸侯嘗祫烝祫則是先時祭何也先大祭而後時祭者序之常先時祭而後大祭者乃其別也雖然或疏或數或前或後皆得與時變易要在斟酌當時之宜而為之節而已此諸侯隨時而朝或有所闕也

横渠張氏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

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殷諸侯夏特一袷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又曰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殷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殷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袷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袷禘袷嘗袷烝既以禘

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禘當從舊諸侯礿禘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于夏禘之時止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又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知天子廟春犆礿于太祖夏禘秋嘗冬烝並祫祭于太祖之廟至來歲犆礿于昭廟禘嘗烝亦祫于太祖之廟又來歲犆礿于穆廟禘嘗烝亦祫于

太祖之廟一年每廟一犆三祫也廟雖多推是而徧如是則犆祭者歲獲四祭餘皆三祫祭也故古有三時之説若此天子乃可以親祭舊説一日徧祭七廟勢不可及雖于書有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似一日而祭二廟然恐二王在一廟而祭之牲則各異也祫者合羣廟之主禘者推及逺亦合羣主欲知禘之説當如趙伯淳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説嘗禘祫則天子必親行祭事

何故羣廟之主皆在太祖之廟故禮可得而周徧也若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仍不得各為齋戒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諸侯亦如天子礿犆但于禘歲一犆歲一祫是於禘二年中一年犆一年祫也如嘗祫烝祫並如天子唯禘有疏數以是為殺也假使諸侯有五廟當礿犆于大祖禘犆于昭則是二廟各獨享一祭并嘗祫烝祫歲各一祭而已至來歲礿犆于昭禘祫于祖并嘗烝皆祫則昭廟

歲得四祭其餘雖大祖皆三也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禘本祖之義也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此或是朝覲闕一時祭或傳者因見諸侯不禘遂推類言之大夫士雖廟數不同理必皆祫亦至于高祖以人事觀之安得不祭唯祫請于君有大事省于君是也　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犆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

冬又祫

河南程氏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秦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為明白張子謂禮

有一犆一祫之説正解釋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章但本文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犆一祫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别為之説曰春祀髙祖夏祫羣廟秋祭曽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雖一犆一祫之説若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

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又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邪本朝禘祫用鄭康成之說則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慶歷中用徐邈之說則每三

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予祫而皆以為合食于大祖也是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别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大祖而下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世室之分如馬融之論

乎又何大王王季合食于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于文武二祧之室如鄭玄之論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勲所謂祭于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享如何休之論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長樂陳氏曰祭祀之禮有大有小有備有闕天子備而不闕然有所謂闕者大故之時而已諸侯闕而不

備然有所謂備者有不朝之歲而已周秋冬之祭與異代同而春夏之祭與異代不同禘祫與異代同而祫之時與異代不同蓋周之春夏謂之祠禴而異代之春夏謂之礿禘周之祫常在十月而異代之祫未必十月天子犆礿諸侯礿犆以其不合于物薄之時尊卑同也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以其合于時之前後而尊卑異也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者蓋禘則辨昭穆辨昭穆禮也嘗烝則嘗進品

物而已嘗進品物仁也禮所以辨異故天子于祫之歲祫而後禘諸侯于祫之歲則祫而已仁所以統同故天子祫而皆嘗烝諸侯嘗烝而祫又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于煩數以仁處禮則祭不至于疏怠悽愴發于霜露之既降怵惕生于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殷禮春曰礿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礿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禘詩頌雝禘大祖是也然四

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曰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訖其事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于其廟合享同于大廟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

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禘而秋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礿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氏孔氏之説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言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羣神于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于一

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有三年之祫有時祭之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祫為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祫止于未毀廟之主大祫則及于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于四廟非小祫而

何

嚴陵方氏曰犆礿礿犆者以其無祫以配故謂之犆也祫者三年之間祀礿禘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間祀之禮為大常祀之禮為小天子諸侯當祫之歲而犆礿不祫者以品物之少不足以備大禮故也天子先間祀而後常祀故曰犆礿下言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先常祀而後間祀故曰礿犆下言嘗祫烝祫蓋尊者先大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禮不犆祫一犆一祫而

已至于四方各朝于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闕魯東方之諸侯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

馬氏曰祫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不可無會遇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于大廟天子三時祭皆有祫此虞殷之制也至于周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祫則在于五年之間禘祫之制說者辨其大小先後不同有以為禘大于祫有以為祫大于禘蓋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祫則先禘則知祫有大

于禘也故周官以肆灌獻享先王此祫也以饋食享
先公此禘也以肆灌獻享先王則以飲為主以饋食
享先公則以食為主
山陰陸氏曰據此時祭唯礿犆各于其廟祀之若
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于祖廟所謂三
年一祫與此異彼祫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
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于大祖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

事也著祫嘗著猶别也以有此經祫嘗之嫌故也左傳曰特祭于主烝嘗禘于廟特所謂犆礿也諸侯闕一時祭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云時祭天子言犆礿言祫嘗祫烝諸侯言礿犆言嘗祫烝祫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祫犆在上亦言之法諸侯于禘一年犆一年祫下天子也凡有所合皆祫也士虞禮曰哀薦祫事何必三年然後為祫

李氏曰禘者諦定昭穆尊卑也祫合聚飲食也蓋祫之道在親親禘之道在尊尊尊尊故分而祀之親親故合而祀之夏道忠故大祭有祫而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祫周則五年而兼用之

石林葉氏曰古者祔主于廟則合羣主而祫祭所謂饋食之禮自祫之歲推而至三年率以為常所謂三年之祫天子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物為備故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得一國之懽心以事先君其

物不備于天子故先時祭而後祫唯其物備而先祫
故三時得以徧行止犆礿而已唯其物不備而後祫
故雖時祭禘亦必廢祭而止祫嘗祫烝而已此諸侯
之制所以異于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礿祭以春物未成其
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為一處則
犆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
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帝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説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大廟其禮如何大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立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于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礿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三山林氏曰事有出于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嘆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鄭康成謂祫大于禘王肅謂禘大于祫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弗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

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絶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説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于大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

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于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因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祭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

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于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

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不書又何準也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大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為禘何邪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傅會可見也不然魯之僖公始書三望豈他公皆可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歳而再烝十二公而為一

嘗又可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于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于夏四月書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氏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

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説以惑世況又效其尤邪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説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僖僭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于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

禮魯用之僭也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大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耳至于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得據漢儒臆論也之奇

新安王氏曰大禘大祭也祫三年一祭其禮次于大禘礿禘嘗烝時祭也王制所記蓋每遇三年當祫之

時春則為礿一祭而已不行祫祭故曰犆礿夏祭則先祫而後禘秋祭則先祫而後嘗冬祭則先祫而後烝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言祫與禘並行于夏祫與嘗並行于秋祫與烝並行于冬非若春之犆礿也鄭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大廟明年春禘于羣廟是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魯之失禮春秋所譏不可為證也五年再殷祭之說自漢至今學者從之未有與鄭氏辨者三年喪畢祫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亦

未有言其非者嘗試論之周之禘大祭也記曰禮不王不禘嗣君即位新主入廟方有禘禮故大傳謂之不王不禘周語謂之終王於是合羣廟之主與毀廟之主與新主共為一祭以審諦昭穆祖之所自出者正東鄉之坐大祖配之自大祖而下昭皆南鄉穆皆北向既祭七世之祖其主藏于夾室新主入于禰宮昭穆以次遞遷故謂之禘無五年再禘之禮也祫祭行于三年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比年

行之則為數數則煩數年不行則為踈踈則怠故以三年一祫為節周人喪祭之後有卒哭之祭以其主祔於祖父而曰哀薦祫事言初合食于祖廟也與三年之祫名同禮異三年喪畢而行吉祭後有大禘之禮大禘之後四時有祭而三年一祫不復再禘此不王不禘之說也然則先禘後祫其理曉然故禘以審昭穆為名祫以合食為名既禘則昭穆以定而不遷何再禘之有升祔之祫既非三年合食之祫乃曰先

袷後禘又失之矣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孔氏曰自此至踰廟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鄭註云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故知既祭又薦新也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譏其不用六月也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此薦以

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月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仲月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儀禮有地之士用特牲令無地之士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也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鄭言大夫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然天子諸侯不皆用羔亦用餘牲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鄭又引禮器及豳風證薦用羔之義註云庶人取與物相宜者謂四

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非謂氣味相宜也

賈氏曰羊豕曰少牢三牲具為大牢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特牲皆不言牢也儀禮疏

長樂劉氏曰聖人于天下昆蟲草木之微亦必有道以保其生成而遂其性命也故莫大于祭祀莫重于食享莫急于口腹也而事為之制禮為之防制所以

節貴賤之欲防所以立上下之中欲節于上則處其下者莫敢縱情以踰矩中建于下則居其上者得以盡性而興仁此三王所以獨步于後世也是故夏殷周之道天子宗廟社稷皆大牢諸侯宗廟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隨時所有其陸産不過韭麥黍稻其庶羞不過卵魚豚鴈此之謂王者之制所以節生民之欲而立中和之防也違之者有刑有恥風俗之所不容也故上不敢失其節

以偪下下不敢踰其矩以僭上取之者有其時用之
者有其度而昆蟲草木得以遂其性矣
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被于天下故用大牢諸侯
社稷福止于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宗廟則
大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極其隆故與天子
同義則有所辨故亞于天子卵魚豚鴈以時之所宜
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
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此則黍

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于夏豚之于秋鴈之于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季秋薦稻者稻常穫于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為貴故與庶人異　又禮書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註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

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于孟月或于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大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大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别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焉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

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于寢者祭于寢其禮畧而易備故也且通而言之薦之于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温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為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延平周氏曰諸侯宗廟用大牢社稷用少牢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大牢有臣道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大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也楊子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以庸節節莫差於僭此天子與諸侯別一制度亦所以防僭亂之階祭禮詳薦新禮略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與此同也

山陰陸氏曰楚語曰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與此不同舉重者也六牲為會日三舉也天子舉以大牢亦以會也諸侯舉以特牛亦以大牢卿祀以特牛亦以少牢今其言如此非故為戾也詞有差次古之人立言多此類如曰不然士食魚炙不應不食肉庶人食菜不應不食魚天子嘗黍在夏故庶人秋始薦黍天子

嘗稻在秋故庶人冬始薦稻由是言之天子孟夏嘗
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韭在
季春矣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礿中
冬享烝固非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
季秋薦稻固非仲月也為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
地之祭不同則周官祭社祀祊與享礿享烝皆仲月
也噫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氏曰始殺而嘗則仲

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于孟秋薦黍季秋薦稻也凡食天産以作陽德地産以作陰德古者事死如事生故有卵魚豚鴈之天産韭黍麥稻之地産食味之道也

廬陵胡氏曰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賔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曰握謂長不出膚故謂祭享羞不踰牲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也

孔氏曰鄭註無故故謂祭享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

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食日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註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享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享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

故云謂祭享也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者祟有司徹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内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煩簡則内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于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于握則非禮

至于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者彼以禘為五帝之祭故也周官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聖人之道其極高極明者以之處已而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人而不以處已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處已者也庶羞可以及牲而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

以及廟而不踰廟此其處人者也蓋人之所以修心

感性者常在于服食居處之間禮之所防存心養性

之術也

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

未散者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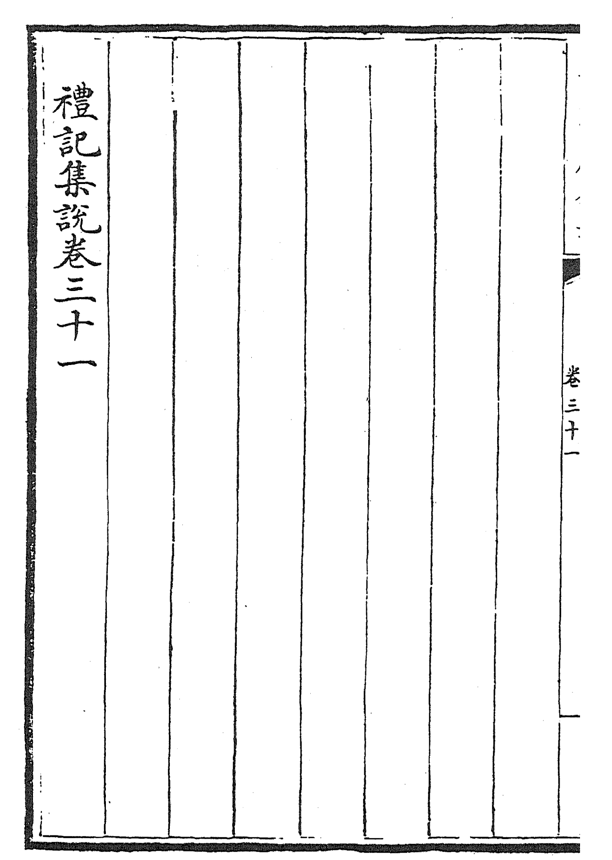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言繭又言栗者言雖如栗亦可以著角

握角尺容有過之者矣楚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嘗

不過把握

橫渠張氏曰不踰不豐于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牲體少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于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于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于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謹案第四頁前二三行蓋康成以意揣之也刋本

康成訛成康今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又何壇墠與郊宗世室之分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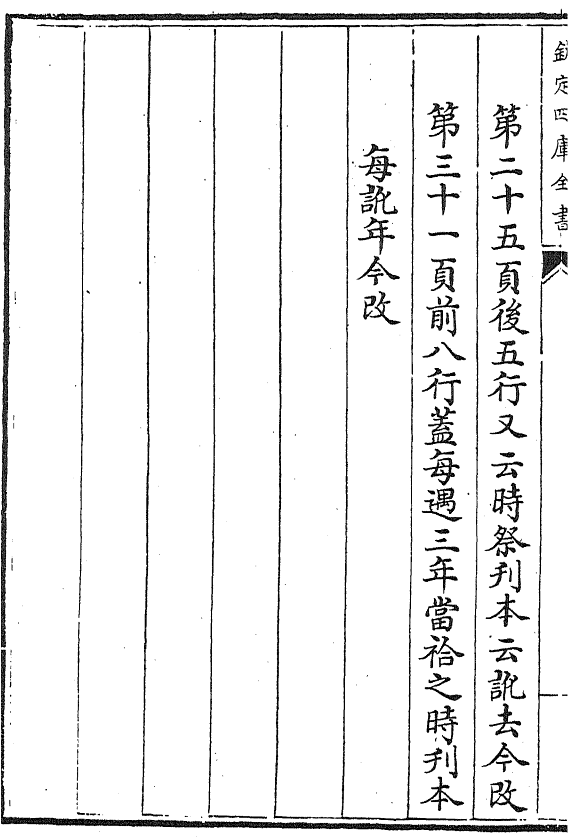
本世訛石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二行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室刋本

室訛分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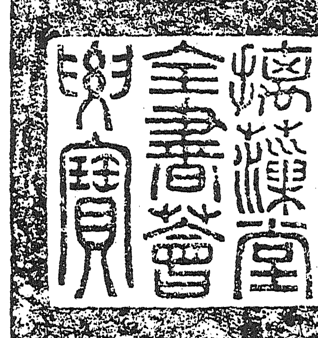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唯礿禴各于其廟祀之刋本

礿下衍為字據義疏删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又云時祭刋本云訛去今改

第三十一頁前八行蓋每遇三年當祫之時刋本每訛年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